

日益關切物價問題

實際工資的降低引起劇烈罷工

(塔斯社紐約稿) 過去數週中，美國物價問題屢起美國廣大人民的日益關心。雖然去夏政府的物價管制取消後，工資家組合公司便放日用品的迅速增漲引起物價的減低，然而物價決未繼續下降，過去數月却增漲不已。商業部統計局最近報告，美國物價已連續十七年以來，第一次高漲。據該局週刊公佈，物價多是在物價管制取消後上揚的。這一方面使工資家的利潤急劇增加，他們去年的利潤達一百五十萬萬元的紀錄；另一方面，却使人民購買力降低和減少了消費量。早在二月間，產業聯工會聯合會就發表了文告，批評家裏政策的政策，其中指出目前物價增漲的必需品之價格，給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健康以顯著的影響。杜魯門在其四月二十一日演說中，承認物價的增漲給

各公司，並且產生龐大的失業後果，從而削弱工人運動，這就是最近國會通過的史無先例的限制了美國礦工會權利的法案的真正的目的。物價繼續不斷的高漲所引致的工人實際工資的降低，引起了劇烈的罷工運動，雖美聯社舉場在煤礦和建築工業中，在鐵路和海上運輸方面，但快就會發生巨大的衝突。二十二個鐵路工人聯工會已要求每小時增加工資一角，並要求在全國範圍內作總的集體談判。最近，賓夕瓦尼亞州、西弗吉尼亞州、新澤西州以及俄亥俄州的煤礦罷工，已經發生罷工。各報紙預言：新的罷工浪潮將泛濫全國。另舉：堪薩斯城消息，由於物價的飛漲，杜魯門已命令農務部長安德遜召集農家與財政界領袖會議，討論成立禁止物價飛漲之法律。

華萊士在美
保有廣大聲望

零售交易開始下降，而目前貨物的堆積，却又漲起了頭。設非物價在有組織的狀態下和更廣泛的範圍內降低，則工業家們應負迫在周旋的危機之責任。數字中，有通用電氣公司總經理威爾遜、美國鋁公司副總經理斯托爾等的物價騰貴引起的需求降低，早已產生了一些工業停滯的兆兆，根據聯邦貯藏局發表的每月工業生產指數，三月份的工業產量並未超過二月份的工業產量，而以前產量即是出產而顯著地增加着的，「經濟情報」公報最後於指出工資和物價日益懸殊後，說道是我們處境中的弱點，零售交易的價值總額已經增加，而實際的交易總額仍然作減少。

（塔斯社紐約訊）美共和黨駐田納西州萊士旅行講演之成績，謂萊士士保有廣大的聲援，因爲他表達了千萬個自由的和進步的美國人的意見和願望。他的芝加哥講演吸引聽衆兩萬人，且有兩千餘人未能入場。洛杉磯講演吸引聽衆二萬七千人。五月二日萊士在克利夫蘭大會上講演，室內聽衆四千，另有一千五百人因聽堂過於擁擠，不克入內。五月十二日萊士在芝加哥演講，任何政治消遣不能與在運動會場裏獲得聽衆滿座，這是第一次。十五日對密西根大學學生五千講演，同日底特律之會議上，有五千人士聽萊士講演，都擠擠成平的人爭着要進去。

美政府以金元爲擴張工具
支持反動派阻礙進步力量

完成。商務部長哈立曼於五月十六日在舊金山演說時，也論及貸款問題，他和胡佛、勃那、亞遜之克利夫蘭演說一樣，認為美國貸款政策是企圖幫助那些願意在「自由制度」原則下重建自己生活的各國人民。但是當政府方面正爲「援助希土」計劃應用至其他地方準備與臨時，

黨派選民對於「杜魯門主義」一存在癰疽般的漠不關心，甚至支持「政府政策」的「新開週刊」（哈立曼爲該雜誌股東之一），也說「杜魯門主義」的癰疽正隱隱出現。由於意大利發生了政治危機，對意貸款在目前引起了些微注意，五月十六日連說完。

前副國務卿威爾斯在報上著文，也支持爲了政治目的而對意實施之政策，以便迫使該國向右轉。『海外新聞』記者報導：美駐意大使新財政卿開台斯卡突於五月十日離意返國，兩天以後，事情才弄清楚了，原來意大利內閣倒台，台斯卡之被召開

在我們對華聯點門爭中支持我們的國家。該報指出美國只有將自己的經濟力量用在建設全世界的繁榮之非政治的用途上，而不是加緊現在面臨世界的危險之威脅發瘋時，才能夠最好的達到世界繁榮與和平之目的。



地主惡霸化形記

裴窮哭窮奸猾鬼鄭琳

神池一區府李莊地主鄭琳，爲躲避負担和聚衆對他的清算，早就變成一副虛相了。他住的院，永不打掃，窗子二年也不糊，只用破舊紙糊窗縫，炕上專鋪的豬鬃子，吃飯也不用筷子，用的是柴棍子，老菸絲子一色是穿的打補釘衣裳，連鞋襪也補得扣釘，鍋也不備後套，說他「沒補好」。鄭琳還拼命宣傳他沒辦法，說他連家務也整頓不起來，非討吃不行。有時故意端上碎山藥炒麵飯，到鄰居家裏吃，表明他沒吃的，順便哭一個窮。

他家山下山裏，埋在七八間舊裏，家裏的舊更埋的少，專叫別人下他舊裏取山藥，說他實在沒辦法埋山藥也吃不開。今年做軍機給他家派了五隻，他老婆嘆天叫地說：「沒做上的」，假意向鄰居用山藥換的破布做，村裏面的很多軍衆在打這些賣花樣的迷感下，認爲鄭琳真的沒辦法了。去年接收公糧後，換給他家打了四石食糧米，鄭琳自己已了一個兒子說他：「心地開明大有進步，對新政權熱熱擁護，就因收成不好，食糧米無法種，請政府開免。」鄭琳換戶動員滿村軍衆給他花品上押上手印，村公所也滿嘴痛飽，不調查研究，就給星子上發了公草，送是一四公所。區公同當時未表明態度。鄭琳以爲一定減免呀，於是欠下五石多糧公糧也拒抗不交，說去年水淹了他的地，又是旱災，又是瘟疫……總之，是交不起。一問他要公額，就哭起窮來。

脚跟没站在贫雇农方面

——景月同志自臨縣來信

關於分配土地，在南莊一村，有兩種做法：一是無地缺地戶按人口多，絕對平均的分配方法；另一種是先按貧苦程度三等（各等之阻相差不一），然後每等再按人口均分配。採用前一種方法的是蘇家溝，採用後一種方法是南莊。蘇家溝白堊坪與大馬坊。後一種方法是蘇家溝村倡導的。四月十三日，某領導同在蘇家溝作報告，他說有直接一種方法，各行以試驗一下。當時我聽了，思想上就有接受。我照蘇家溝的具體情形，根據分配額不適當，理由是蘇家溝有幾戶中土，比如薛永泉、杜德富，每人可平均兩畝兩石六斗租糧，而清算出來的土地，讓缺地無地戶分，每人只平均兩畝兩石，在這種情形下，如果照蘇家溝按貧苦程度與人口分，就不形成了兩加大（即中國和貧農的土地都多，中間小）上貧農的土地（少）。另一個理由是假如充分土地，不分貧富等果實，或是這些果實獲得甚少，按貧苦程度與人口分是對的，要是清算出相當多的東西，足夠解決貧農的困難，同時這些果實又給中農分得甚少。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農民的家實差不多都豐平了；如果一再按貧苦程度與人口分土地，豈非過重貧的人麼？佔便宜？因此，我們便有聽從領導同志的指示，把蘇家溝清算出來的土地，按人口絕對平均的分配了。一個月來，在我的思想中，始終認為這種分配沒有錯。五月十九日，南莊村政府召開工作團會，在彙報中，我聽見其四個自然村，分配土地都是先按貧苦程度分開等，確定每等每口應分多少，然後按人口分配。我聽了，就把自己不同的意見提出來。當下，許多人不假我。綜合起來，我們理由是這樣的：第一，我們是共產黨員，應該站在貧農的立場上，即使貧農應得多一點土地，他不願割棄家中土

謠歌的亮響着唱繙民農

中陽五區金鐘鎮在清涼村附近地主胡鐵瑛、胡安泰的門下中，農民都唱出許多歌謠，以揭發地主，農民都與鐵瑛等鬥爭熱鬧。農民需東京在門爭大會時，聽了兩首揭發地主的歌謠的歌謠：「三顆腦，剝削人，他把人民剝削淨，他把人民剝削光，十家就有九家鍋兒坐不上。剝削人民下不來，千千萬萬惹不起你！」「三顆腦，吃的好，初一十五是抽錢，三顆腦家吃的是豬腦肉炒白菜，咱們窮人吃的是斷皮嚼苦菜。」

在門爭地主胡世泰時，他女人託親戚向家把幾間傳統的包袱向外村移藏，被民兵搶出來，當隨世泰發覺後，他們立即編了個歌：「胡安泰，婆姨太是能，姑家東門要倒騰，高家西家你上走，民兵上去就抓住手。」持槍扣壓送到區政府後，有人又補充了兩句：「抓住手，區裏走，看你灰狗日那裏溜。」當門爭惡霸的前夜，聚眾又又流傳這首關於惡霸性的短語：「今天清算三顆腦，眾人團結把他鬥倒。」這些歌謠起了很大的鼓舞推動作用。

眼心思想。鄉親難度和人口分並不佔便宜。中農也打，新鄉也有模樣的，所起立家鄉的，所格外多分了些，趕不上中農，就不能扶助，時有的同志，紅貨僱農思想能接受，仔細確實不錯。還平均分配。還高程度，也建或成廣農糧，是光看到這，貨價發得到，小幾件衣服，雨傘，而忘記窮苦。爲了件事，開會時到中農王光世，你商家裏看了，真是窮家清貧，各物物資，貧第一百幾七四，但是分

果實後，到他的院裏，不見一個家畜，連到只零落落幾顆芝麻，炕上還塊席子有，衣鍋冷灶的。王是一個新翻土的身的，這次分果實不多，他家有三分之一的小牛有幾隻雞，一即狗，屋裏，窑洞旁邊，擺着，還有一頂新新的，十五歲的孩子，已綰辮辮，兒女滿前，一番氣象。這次觀察，深的教育了我。之後徹底認識了以前看法

創刊